



旗帜

大家小絮

张克澄

清华105年校庆时，习主席的贺信开头就称“清华大学是我国高等教育的一面旗帜”。这句话让从小在清华园里长大的我眼眶一热，不禁又想起了那渐渐远去的年代及那个年代的人与事。

1961年国家经济困难，粮食短缺，人人吃不饱。学校发现女生身体普遍不好，蒋南翔很担心，专门找来李卓宝嘱咐她抓此事。

李卓宝是清华党委成员，曾做过女生工作，细心有担当。接受任务后，她立即组织一个由校团委女生干部、校医院的妇科主任组成的工作小组着手调研。调查结果很震惊：70%的女生闭经，60%~70%的女生患有浮肿病。

这么大面积的病状妇科主任也没想到，她面露难色地说：

“一个个治，太难了！这样下去会耽误事的。”

李卓宝带人进一步深入调查。兵分两路，一拨人查文献，另一拨人走访学生。

英文文献中无记载，俄文文献上仅记录苏联卫国战争时期有大量妇女病发生，原因营养不良，却没有治疗方法。

学生走访的结果也出来了，总结起来：首先营养不良，其次不讲科学。

“营养不良”容易理解，在那个年代几乎人人都有不同程度的营养不良。“不讲科学”却是从何谈起？清华大学可是一所传播科学的高等学府。

这和当时的政治气氛有关，人们思想普遍比较“左”，宣传男女都一样，男同学能干，女同学也能干；造成女同学即使在生理期，也不愿说，不敢说，生怕被人指责，咬牙跟男同学干一样的重体力活，长此以往落下妇科病。此外，还有个让人始料不及的原因——厕所。

这又从何说起？

原来厕所设计时男女宿舍都一样，其实这种设计方案不仅在清华，全国皆如此。调查人员注意到：每天早上，男厕所进出通畅，满足使用，女厕所门口却

排起长龙，有些女同学排不上队就憋尿，结果就憋出病来了。

李卓宝带着小组成员找到协和医院林巧稚大夫，林说：“这是大面积营养不良引起的病。”

林的判断没有错，虽然学生吃饭国家有定量，但男女一起吃，同样的饭费，男生饭量大，吃得多，女生饭量小，吃得少，一大半主食都被男生吃了；菜本来就不多，偶有肥肉，女生不爱吃，男生则无所谓，肉也都给男生吃了，这样一来，女生的营养跟不上，渐渐就浮肿了。

林巧稚接着告诉她们：“从营养上说，女生跟男生不一样，女生应该多吃豆子、花生、芝麻等种子类食品，男生就不一样，有鱼肉就够了。”临走之际林巧稚又建议，在这种情况下，不要再让女生参加重体力劳动。

听完李卓宝的汇报，蒋南翔也很紧张，“这可不是小事，要尽快想办法解决。马上停止女生的重体力劳动，另外，可

以专为女生办食堂，和男生分开；还有，增加女生厕位。”

清华是不是第一个在厕所上做到男女有别的，有待考证，但是，清华女厕所厕位的增加确实从实际出发，解决了大问题，给全国高校做出了榜样。

办女生食堂，想法很好，阻力却很大。首先是后勤觉得麻烦，不愿意干；其次有些女生反对，说男女都一样，我们不搞特殊化；一些女干部提出吃饭时要跟男同事交换意见，搞女生食堂，这是培养女生的娇气！

反对声中，蒋南翔决定先选一两个系试办。少供肥肉，多供豆类食品，主食方面也花样翻新。没了男生的争抢，女生每天能吃到八两以上。试办一段时间后，有些女生的月经马上就来了。大家一看，纷纷改变看法，女生食堂就这样在全国推广开了。

几十年过去，李卓宝回忆这段经历，感叹：“蒋校长那时候身体也不好，却一直惦记着女生的健康。我当时正抓基础课，负担极重，加之十几年没搞学生工作，表示有困难。没想到蒋校长说了一句让我终生难忘的话：这些女学生不仅要培养成为红色工程师，将来她们还是母亲，共和国的母亲，她们的健康直接影响到我们的子孙后代！”

好一个共和国的母亲！蒋南翔心中装着的是国家民族的未来。

重视实验是清华的传统，蒋南翔更是在1963年7月12日清华大学第二次实验室工作会议上明确指出：没有实验室的水平，就没有学校教学和科学技术的水平。清华大学之所以在全国高校中名列前茅，成为国内教学质量和科研水平第一流的大学，与其重视实验室建设密切相关。

可是到了八十年代初期，在清华大学教工队伍中，地位、工资最低的人却是管理实验室的实验员。这些实验员以中专毕业生居多，与他们同期同等学历，分配到工矿企业、政府机关、事业单位的，不少已相继晋升为工程师甚至高级工程师，而他们来到高校，却死死地待在实验员的位置上不变。这大大挫伤了他们的积极性，矛盾就像火药桶，遇火即爆。

实验室负责人蒋景华和奚和泉看在眼里急在心中，他们将实验员的情况写成调查报告交到学校。常务副校长滕藤和主管副校长张维都意识到了事情的严重性，要稳定这支基本队伍，必须设法解决他们的职称问题。可他们文化水平确实不高，不能为了解决矛盾而违背国家政策降低晋升标准呀。经过商讨，学校决定：由实验室科牵头，请数学教研组和外语教研组为实验员开设高等数学和外语课，考试通过者可以升级。

方案一出立即令实验员们觉得有了出路。恰在此时，清

华发生了一件大事。1982年世界银行向中国大学提供一笔贷款，清华得到十分之一，是龙头单位，贷款以实验室设备发放，价值约1350万元人民币，这可是清华实验室建设史上一次空前的投入。

可是，世界银行对中国十分担心，中国大学能否消化得了这笔巨款，他们能通过验收吗？

清华十分重视这次验收。实验室科为此加班加点准备了許多文件，可是这些设备的每一项说明书都需要翻译，千万字的翻译工作谁来完成？

实验室科的奚和泉提出了一个大胆的方案：翻译工作全部由实验室教师和实验员来承担。如果教师能完成30万字，实验员能完成15万字，并通过验收要求，即可作为晋升副高职称和中级职称所需外语考试通过的凭证。这个方案被校方接受。一时，实验室科学习外语、钻研外语的气氛空前高涨。当负责验收的美国人再次来到清华，看到所有的外文资料全部译出，验收文件放得整整齐齐时，伸出大拇指说“NO.1”。

清华的这个方案很快被其它高校效仿，收到了一举两得的效果。

大学的高深不在于一两个专业的突出，而要像钢琴一样，各个音键都能发出和谐悦耳的声音。在这方面，清华确实是中国高等教育当之无愧的一面旗帜。■